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 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叢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人部三十五

讓智

恭敬

讓三

禮宗

德主

左傳卑讓禮之宗也
又讓德之主也

仁大

謙光

左傳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尼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子魚即目

尼 易謙尊而光

增奔義

鳴謙

史記索隱奔義激世莫先
伯尼 易謙卦六二鳴謙

貞 沉刀

抽矢

藝文類聚郭翻經河墮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

禮

禮宗

德主

左傳卑讓禮之宗也
又讓德之主也

仁大

謙光

左傳

三四翻曰爾尚不取我豈復得乎知其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採藥 伐桑

論衡泰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讓季歷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

身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主沈約齊記韓係伯襄陽人西土風俗田與鄰並者畔上種桑以志之係伯畔上種桑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焉鄰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畔者慙勿敢犯也

推田宅 惟取圖書

周韋世康傳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

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南史王曇首傳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固辭三公

止授九品

周書竇熾傳帝欲以熾子榮定為三公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及卒上謂侍

臣曰吾欲置榮定於三事其父固讓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荊州刺史 宋史呂蒙正傳初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為相其子亦應授官如之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

後漢陰興傳陰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召

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新唐書房玄齡傳玄齡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宋史神宗拜王

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得以馳驅自効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可以當大事不許 唐書裴

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予不忍聞

臣何敢受

符子武王以天下讓

岐封子岐封子曰敦勿勿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徃矣予不忍聞之元史姚燧傳太平九年遣正事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徵燧燧至武宗面命為太子少傅拜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此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

必後長者不及小兒

禮記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謂

子生八年也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父卒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言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澹曰吾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分金二段

賜牛一頭

錦囊注管尼吾

鮑叔牙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
回復見分金為二段天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樸具
無奢願北史魏張恂傳恂孫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
劉宗之兄弟析家產惟一牛爭不決訟於郡庭萇年
見而悽之謂曰汝曹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裁留數畝

遁亡七年

皇甫謐列女傳廣漢汝敦世
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恪敦

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
畝起舍耕作東觀漢記和帝詔下有司曰故居巢侯
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
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從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

韓偓薦相

張老辭卿

唐書韓偓傳帝嘗欲以令狐
渙當國俄又謂偓曰渙作宰

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
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歎其能讓國語

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

吾安可忘 孤當代敘

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乃戮之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皇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舉吾安可以忘之乎 周書蔡祐傳祐嘗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獨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勛孤當代其論敘

益避箕山 光投盧水

史記禹以天下

讓益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陰 莊子湯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殺人非仁子犯其難吾享其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投於盧水

一門有二

與馬為三

南史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

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
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
國豈容更受高爵乃貽官謗耶又沈慶之嘗乘犢鼻
無幘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間每農桑劇月
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吾
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為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
此車安所之乎及

財佐軍需

功歸參佐

嘉謀錄漢高祖擊陳

豨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置衛召平曰君居守於中
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君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
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而弗受悉以家財佐軍
需何從其計上悅三國魏志王基拔壽春轉基為征
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功歸
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豈敢忘君

此

可勵俗

史記楚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
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

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王卒公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卒臣豈敢忘君之意乎乃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 唐書魏徵傳徵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兄孤子 輿迎令尹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

車避將軍

呂氏春秋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孫叔敖彼聖人也王

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為令尹而國治 史記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會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諫相如曰相如雖駕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老夫何功

寡人不

佞

晉書王濬平孫皓有功為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史記太尉周勃迎

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

再者 **異獨屏樹** **囂密移籬**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逢輒引車避

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謝承後漢

書陳囂與鄉人紀伯為鄰伯夜竊囂籬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密移其籬地一丈以益伯伯慙還所欺又却一

丈二尺相避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凡廣三丈 題詩在上頭 蘇東坡評歸盤谷序歐陽公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

李愿歸盤谷序而已生平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獨步 **率子抱孫**

先人後已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游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

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禮記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自陳至三

引

拜數四

漢書孔光傳光父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

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三國魏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桓軍還論功封疇

為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疇終不受

買宅奉兄

推

財與弟

南史桓閎傳詳上二又諸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惟取書數千卷

為國常節

承父素懷

後魏書高肇子植為濟州刺史植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

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黜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北史韓麒麟孫子熙

少自修整有學識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承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

爵讓弟仲穆兄

弟友讓如此

聽復本封 超登大郡

晉書羊祜封鉅平侯其後

詔封為南城侯祜讓不拜及薨遺令不得以南城禮入

柩詔曰固讓歷年志不可辱身沒讓存遺操益勵此足

齊所以稱賢季札所以存節重違其志令聽復本封

又却惜傳惜襲爵南昌公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

欲以惜為太守惜自以資輕而年少

越當茅土 遂

成間田

南史劉靈哲傳靈哲當襲父爵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齊元

文遙傳初文遙自洛遷鄴惟有田十餘頃以資衣食魏季宗室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其人乃

將家逃竄文遙大驚遣加撫慰還以與之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成閒田

解符就學 掛

經辭封

元史碩裕實哈雅傳碩裕實哈雅襲父官一日謂弟呼圖克哈雅曰吾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

敢不辭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北學於姚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 後漢丁鴻傳鴻與弟盛同居及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 進飲

逡巡

發言慷慨

晉書阮瞻傳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眾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

飲者畢乃進其退讓無競如此 吳志魯肅卒孫權以嚴畷代肅畷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聞軍事非才而據悔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自有仲齊 已經平

子

函史義行傳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帥吳子良聘主嶽麓書院而宗人新寓長沙與談經相契

也字謂新曰長沙自有仲齊守道何為乎即謝去王澄別傳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尼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日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澄字平子

以孝為字

與

雖同名

北史崔挺傳挺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始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

兄弟怡然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初潭集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

退避三舍

不獻五城

左傳晉公

字元歎言為難所歎子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史記趙孝成王得信陵之矯奪晉鄙兵

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放出一頭

不枉百步

函史蘇軾傳軾以書見歐陽修修謂梅堯臣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唐書朱仁

執曰終身讓路不枉百
步終日讓畔不失一段

排難解紛

執雌持下

史記平原

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餘詳後注
家語金人銘曰

執雌持下
人莫踰之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左傳晉侯使士句
將中軍辭曰伯游

長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
之
晉書羊祜與仲弟繡書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

不以盛滿自責乎
疏廣是我師也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王隱晉書
司徒魏舒

遜位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
焉 晉書唐彬贊儒宗知退避名全節儒宗彬字也

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

遼史義宗倍太祖長子也出治東土太祖崩奔訃知皇太后欲

立德光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屬宜主
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疑之倍
曰吾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他適以成太伯之
名乃立木海上賦詩明志浮海而去 晉書劉寔傳寔
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詞曰古
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

札雖不才

熹宜有益

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二

張以

誠請

丁為理屈

文選任昉為褚綦讓代兄襲侯表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注張純臨卒謂家

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於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命固辭帝以奮違命詔收獄奮惶懼乃受又丁鴻父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鷓鴣

實愧蜉蝣

文苑英華李嶠為第十舅讓殿中少監表妨賢受位多慚

鷓鴣之羣匪服叨榮實愧蜉蝣之用

僕素書生

將稱長者

三國吳書嚴峻事詳

上發言慷慨注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伐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尼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為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

薦尼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尼尼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寧論常儀以為國子祭酒尼前後十餘表求解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

何患無物 不能為勞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

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涕泣固請乃從之符子禹讓天

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堯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

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為掖庭令 南史孔靖傳靖遷尚書僕射固讓義熙八

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漢書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宣帝即位

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

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

軍也安世乃 詔賜一億錢 願受五百戶 後漢書馮緄字鴻卿

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拜緄為車騎將軍軍至長沙
進擊武陵蠻尼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
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東觀漢記上封未祐祐
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襁褓受封

文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

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照
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為幸非
敢飾詞漢衛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
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仇等三人何
敢受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

左傳

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軜三命之服先八邑
賜子產次軜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隆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不復言帝秦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餘已詳前注

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

徧產

初潭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山海經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四

增讓木

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橘樹直疎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高彬此舉

正史

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
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
後至者爭功當時有
知者莫不高彬此舉
後 遜巡席後 後漢書竇融傳融數
辭讓爵位復請間求

見帝不許後朝罷遠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
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還職土故命公
暑熱且自便今相見
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勇撤臯比 性理尹和靖云橫渠
坐虎皮談周易及見

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日說者亂道二程深
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橫渠贊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卿宅何處

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
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

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
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蓬

心迴蕩

李嶠為崔神基讓司賓卿表伏承恩制以臣為
司賓卿芝渙曲臨獎飾逾分蓬心迴蕩冰炭交

集

飄其高厲

文選潘岳西征賦臧札飄其高厲棄曹吳而成節

讓五

增詩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增賦□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

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

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
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颺矧夫陽光
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纒滿隨冀莢以旋銷是故君
子覩之以為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
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閑養志
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
進何有於嫌况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
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

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許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為裒少者用謙為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

載文苑英華

增表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以智力不可強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

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
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
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
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
終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
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
進之志 齊任昉為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
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

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
西園成市金章有為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
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
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
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

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
義異疇庸實華乖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
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
為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疎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
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
彤軒阜駟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鵜之譏施重丘

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
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翫經書東海歸閒空求藥餌方

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履

一作履

徵榮槁木青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祕牽羸引
僊參典鈞石仰抃恩渥顧探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
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耄比其容貌將何以
對敬金辰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鸚鴻齊
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

辱大雅之能官

原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缺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

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

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

以為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

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

而稱焉盛謂玄既失而肅亦未為暢也玄之所云三跡

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

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

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

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
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
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脗嗣而不
養仲雍之子以為已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
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
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
者 增韓康伯辨謙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
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

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
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
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
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
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
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
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

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
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
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
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
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秦伯斷髮文身示不
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
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

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翼謹恭欽寅懌敬也

注曰詩云我孔懌矣謹未詳疏

曰皆謂謹敬也

又曰穆穆肅肅敬也 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言也

恒自肅警言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

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

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

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

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原又曰賓客主恭祭祀

主敬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

而弗伐可謂恭矣 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

莊敬日強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

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

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祗栗事天之

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

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

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

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

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慎善在恭謹 張

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

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

謂之敬 朱子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

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真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

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

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

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

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
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
而欲泯矣

恭敬二

增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
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
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
作濩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國語曰白季使舍於冀野冀缺稱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

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

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

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

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
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

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
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問丘來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
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為齊相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鄠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
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
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
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
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
甚備學士咸聲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
為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
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
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

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
其見尊異如此 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
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穉
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
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南齊書

陸慧曉傳曰慧曉為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

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

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 唐書姚崇傳曰玄宗

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

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

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

徙足雪甚幾至韉亦不失恭 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

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
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

彬傳曰彬為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
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
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
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
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

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

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

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

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

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

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

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

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

叅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

崇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朱熹

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下挾才簡傲非笑前

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
今納命 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
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
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
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
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
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縷

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許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韓性傳曰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明掾曹名臣錄曰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

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

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
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詔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

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
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

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
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
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

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禮輿 仁地

左傳敬禮之輿也 禮記 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

正服 去

冠

虞豫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

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俯頷以謝之 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

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 增主一 勿貳 性理 被舍鞭杜預注曰敬大臣也 黃勉

齋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大學小學莫出乎此 朱子敬齋箴勿貳

以二勿 參以三 原詩美温温 雅稱翼翼 詩温温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

臨于谷 爾雅 肅肅翼翼恭也

增朝日夕月

冬陰夏陽

漢書賈誼 策曰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續博物志魯有恭士 日行陰夏日行陽一

食之間 三起

循墻而走

過關必趨

正考父鼎銘詳下五 漢石奮傳詳上二

危坐樹下

獨拜牀前

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 耕於野時與同輩避雨樹下

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三 國志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

性理朱子曰敬而無失則不 偏不倚 三國志陳登曰夫

閨門雍穆有德有 行吾敬陳元方

盛服將朝

擁衾達旦

國語晉靈 公患趙宣

子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 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性

理黃勉齋曰朱子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

執轡迎羸

不冠避黯

記纂淵海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羸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舉案齊眉

下牀谷拜

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

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又樊英傳穎川陳實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谷拜實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未有異文

先投遠狀

北史潘徽傳隋遣魏澹聘於陳徽接之澹將反命啟

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錢送微以錢送為重敬奉為輕却而不奏澹曰禮云主敬客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五經未有異文也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 裨史彙編宋王文正公自公府出歸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 外齊內一 神降人和 性理朱子曰其主盡禮乎 敬也一其內以制

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羅隱兩同書禮之所先莫大乎敬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 拱

手危坐

整步徐行

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幕中與朕游處迨逾旬月晨暮對

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性理黃勉齋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齋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

起也整步徐行

成始成終 不危不溢

朱子自題畫像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如臨父母 若見君臣

易繫辭傳元有師保如臨父母北史斛律光傳光居家嚴肅

見弟子若君臣

退負殿壁 跪授籬條

宋史陳恕傳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

察必形誦讓恕故板殿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晉書庾袞傳袞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體用無忒 夙夜惟寅

性理張栻

敬齋銘曰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書夙夜惟寅

式干木廬 拜孔

子墓

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周太祖本紀帝如曲阜謁孔子祠

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

先拜主人不

名下吏

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宋史曹彬傳彬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入德之

門

以孝為字

性理謝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北史崔挺

傳挺欲諸子恭敬
庶讓因以孝為字

燕處斂容

終日危坐

北史李昶傳世祖嘗

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

終日斂
膝危坐

雞鳴見君子

肆夏得嘉賓

孔叢子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

忘其敬也

禮記賓入大

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集木

詩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

德聚

左傳恭敬
德之聚也

延升上座

後漢

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
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

奏牋江夏

梁劉
勰文

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
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上堂如揖

正蒙上堂
如揖恭也

彥深

所重

北史宋士素沉密少言趙彥深引入內省自處
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

徒跣入謝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赦
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

如對嚴

君

後漢書侯瑾傳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
為資暮還輒嘗蕪柴以讀書嘗以禮自牧獨處如對

嚴君

肉袒親割

禮郊特牲君再拜稽首
肉袒親割敬之至也

皮弁祭菜

馬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下席跪伏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教

端笏正立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

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將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劉君子初

左編蜀劉巴字子初魏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不敢不禮

魏書袁渙傳渙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嘗正議術不能抗然敬

之不敢不禮也

恭敬五

原詩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裝屬雲旅奉剝承未塗

嚴恭履桑梓加敬覽粉榆 增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
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
躋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
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增箴宋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
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餅防意
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

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
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
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
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彞則
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
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
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

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
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
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

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
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
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
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
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
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
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
諭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
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

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
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
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
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
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虛室

智一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
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增又曰知者見之

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

盬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

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問問 商子曰

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

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增韓

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
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
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淮

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增劉劭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
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

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又曰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過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
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
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
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
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為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
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增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為善則行

蘇驩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

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

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
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
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
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

知則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

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
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
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
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
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
傳曰禘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與禘諶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

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

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

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

子冢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

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

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

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

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

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 增青黎子曰梁

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

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

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

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
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
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
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
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原史記樗里
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囊 增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

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原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

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

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

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 增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 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

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 三國

志魏鄧哀王冲傳曰冲字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

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

咸莫能得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杜氏通典

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 原魏畧

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敬仲之智為勝恪也 增干寶晉紀曰桓範出

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傅子

曰何晏鄧颺夏侯玄求交傳嘏不納也荀粲怪之嘏曰
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
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為
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
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
恐禍及況昵之乎 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
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
之焉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
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
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
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
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
信遠而止 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
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 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

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
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
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史裴矩傳曰

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
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瓊傳曰瓊

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
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欣尋為孝武所
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玄感戰敗李密亡命

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
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
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
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
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
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
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每議事帝所立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

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為定襄

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糧數為寇鈔軍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

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錄

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請赦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

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竒計
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
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
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
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駿傳曰天聖中駿
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
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
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

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駿殊未以為然也此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駿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駿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駿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 聞見錄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

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

之語也 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

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

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

其言 左編曰傅亮者陝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

略氣節真可為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為河東經

制副使 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金史
張中彥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彥領其役舟之始
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纜數寸許不假膠漆
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
如此 又曰穆延實勒哈塔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
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前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
數矢齊發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
其法 明王禕造邦賢勲錄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

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

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囂去

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錄略曰陶安

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

礮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

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

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

才傳略曰陳友諒既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舊為書給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

錄曰廖永忠巢縣人上以永忠勇而善謀命襲兄楚國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略曰安南黎季犛弒主自立帝以輔為征尼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繪獅

蒙馬衝之箭礮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諤傳略曰

永樂中授諤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
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
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
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李遠

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
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偽為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
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

魚鱉皆浮 程濟傳略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

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

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推

碑再椎遽曰止為我錄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脫者

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 鐵鉉傳略曰燕王攻濟南

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為帷

夜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既而覺

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

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牌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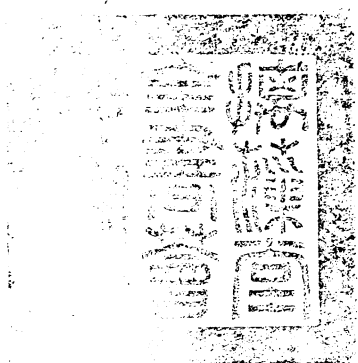
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

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
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
庸等砍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略曰安仁為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
承受金安仁曰丞賢柰何許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
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許
風頓息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謹案第十頁前二行秦軍引而去刊本軍訛君據
國策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墉

騰錄貢生

臣

張健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